

參賽類別	☐ 小說組 ☒ 散文組 ☐ 新詩組
作品名稱	外流

同樣的水柱聲我聽見好幾遍了，想必是隔壁套間浴廁傳來的，瀑勢強勁沖刷。我西向曬衣服北向倒廚餘，拖地撿髮絲，大字型躺臥宣示獨立筒標準雙人床的主權，像吊扇葉佔據整片天花板。水柱聲在背襯裡拉著淡淡的直條紋，不很大，但仍然是激楚，打個比方，遠方的慘叫聲再微弱還是不減淒厲。我想著：這樣不會破皮嗎，你把浴室當溫泉 spa 在沖嗎？但那完全是現代網評的自瞄機關槍之嘲弄反應。其實我想的，心神不寧的，根本是另一回事。

這裡的隔音，會不會其實比我以為的差很多啊？

問題不大，我的南部友人租了一間房，房外正在翻天覆地的拆大樓，馬達、電鑽、鏈鋸、堆高機，噪音讓人以為打出的螺絲釘全噴飛進來。我一邊安慰他，一邊慶幸。隔壁浴室僅限於直火炙燒噴槍轟轟的開火一下就歇了。可是我刷牙時會聽到，我室內運動完吹電風扇吹得瀏海掀翻時也會聽到，鄰人一天到晚洗澡我沒有什麼意見，我對自己淺淺的影子也沒有意見，有些東西就仗著自己像淺淺的影子，就永遠陰魂不散的緊緊黏著。

喂，這個隔音是怎麼回事啊，這樣的話，我在裡頭大聲一點，不是全都被聽光光了嗎？

這裡出現一個羞纓纓的問題：你喜歡被聽光光嗎？此哉問從街訪、枕邊情人，或捷克蘇聯時期四處裝竊錄器的秘密警察口中問出，得到的答案可能大不相同。可能依序是「討厭」、「喜歡」和「你們要帶我去哪裡!？」，我不會公布我的答案——嘿，剛剛那是參考解答不代表本台立場。聽光光這件事，若把辭義的油門催到底，就是左一光右一光多維交相投射出體膚之下的赤裸和震動，報紙都裹好封膠條了，五音併射下才發現無縫不開眼，才發現啊我這邊還有裂罅那邊還有漏網，七手八腳連如來千手也不能止住，一場只會沉淪的船難。而舵手掌控失靈的時候，就是聽光光勝脫光光一籌的時候，「色情是在耳朵而不是在眼睛」，這個說法在此有理。

但懂聽的人就知道，不是聽的越鉅細靡遺，越 hyperrealistic 或越 asmr，就越符合「聽光光」的精神，一覽無遺反而是人工刻意，刺激的是耳膜癢和神髓酥，譜往「聽禿禿」偏移。粗糙的粒子，星閃的訊號，那才是聽光光的溫床。喉結上移一嚥，揣著腦袋自由發揮，默默無言把虛線描實。村上春樹談到一卷演唱會錄像帶時有感而發：演唱會這種東西，是要配空氣的喔。是啊，偷聽也是。這樣一想，就不訝異外流偷拍色情片這種產物流量驚人了。它敗德吧，它令人髮指吧，它解析度被商業 A 片輾壓吧。然而，監視器的畫質居然帶來了 4D 的震顫，很多人會指稱為「代入感」，是也不是，也許有第一人稱進入角

色的代入感，但屬於偷拍特有的是，第三人稱的在場，凝視對方的不知情，對方的全力以赴，對方的放髮尾和脫眼鏡，對方的花床罩，更衣鏡旁的乳霜品牌。被窺者即使是明星，也是素的不得了。一切走入陰險，手機是一堵牆，我們隔牆有眼耳，我們抵嘴一撇笑。

說到這裡，你應該也不太意外，我大費篇幅煩心勞思這些，「影子」還是趨而不散，肯定是自己做了什麼虧心事怕人聽吧。不，聽我說，這事沒有觸犯刑法。不過如果你未成年，我這篇文章恐怕就要鎖一個「你是否已滿18歲？」，雖然我知道現代的未成年都是廣識的刁嘴老饕，大概也會嫌這太初階。數月以前，天晴日耀，為我生日鋪陳一方大好氣象，然而我和L還是跌回房間的冷香懷抱。住處房門見床尾，我們一躍而撲，撲進大凶沖床煞裡，大風水裡的小情侶。接著就是，啊，連皮帶捆術都用上了，有人如石攢拳，垂手背後，我的書桌椅也轉職了。書桌椅有一種臨時上工女僕咖啡廳卻意外發現做的不錯的樣子，書桌椅的媚骨，書桌椅的微渺喘伏。這世界是一張書桌椅，兩個人，一些迷幻對話。不是我不想寫這些對話，但我看過的肉色之文——不是文筆修辭的問題（我恨有文筆修辭的肉文）——在在提醒我，有些聲音用文字記錄下來，就註定太多、太油，油其實是個非常詩化的字，是詩人在民間。因為它把各種虛實感官性質講的很好，太膩、太滿口、噁心反胃，不潔，往外滑開，抓不住核心情感，膏狀厚厚一層脂膜，別人無法滲入情境，因而感到可笑或可厭。其實也不用寫，隔牆聽見也是一樣的油。這就是我們對鄰舍做出的事。

一樓只兩戶，我也不知道該為沒有更多人聽見而高興，還是為鄰舍必須一人棉吸所有不雅而為她難過。印象中是個略矮的女性，不太時髦的眼鏡，推測為高年級大學生，會累累的躲回住處，手挽塑膠袋裝晚餐，但通識課分組可以即刻反手啟動友善社交模式。我們兩戶對門，但很少見到，我開門發現她也正在弄鎖匙出入，就會閉門靜待她走。我寧願她是被娛樂到，而不是造成任何負擔。原因很簡單，我對於家作為安謐的人際充電站這回事，非常認同。所以持著一種對堅壁清野的保護政策。

那麼，如果是這樣說的話……我現在的處境，也算是一種廣義的外流吧？

吧，完全能想像一些機關，一些樺頭，在這個魯布·戈德堡機械般無情卻精巧連綿的世界忙進忙出，女大學生把它錄音下來私訊給朋友奇聞共賞，朋友覺得生趣，把它放上精選動態，動態被錄屏轉載各大平台……鋼珠沿軌去壓槓桿，槓桿又撥圓齒輪盤，老爺鐘咕咕，繩鬆開氣球被刺爆，水嘩啦嘩啦的澆我一頭冷水，透過這麼複雜宮樣的方式羞辱我，也是很有心。

無數嘴巴涎著，滴入另一人口中，後人的唾沫中有前人的DNA，八卦的泡沫繁榮。這種焦慮是一如外流字面，朝外的，逕流的，流字底下三瀉注，不是往天空張揚，而是兵分多路在地表掩聲息鼓，迅勢匍匐，像飲料打翻，從磁磚槽帶不可逆的橫生枝節，橫豎一段一段被亮燈的通路，溝通著，串接起，所有不能溝通的，所有原本乾涸的。大千世界裡的爬梯子，最後被犧牲的，還是自己……日常起居，仍然照舊，但頭裡影影綽綽繪製著世界

邪惡的迷宮地圖。

酷刑有向外的五馬分屍，就有向內的活埋。外流對於當事者的相對位移是朝內的，無事家中坐，怖從天上來，由外朝內的大舉攻陷、拍窗叫喊和蹂躪，是牆郭之死，是強盜之贏。陽台晾的不是衣，是個資，空拍機盤旋氣窗外，生活處處簍空，地上佈滿陌生腳印，鐵蹄印，人被迫往自己的襯裡凹進去。家不能信任了，只能把自己再包緊一點，裹嚴一點，用拮据換取安全，但很快就發現，自己的身體也不能信任了，包的越緊就越噁心，因為齊統一掀，喙啄和雕爪，深一塊淺一塊各色螢光，一切都太遲了。

我的狀況當然沒這麼嚴峻，不過倒是很能體會那種壓迫。有人意圖刮除腦袋的防水塗層——那是我的一生之大防。國中自始，我勤勤碌碌的寫了一些沒頭沒尾的東西，帶到學校打算繼續勤勤碌碌，被人發現了，攤開了，我外表人間冷靜，挑了眉道：喔，那是我抄小說裡的佳句啦。順手掏出書包裡的小說為證（我還記得那是《波特萊爾大遇險》——最好是有人會抄這種的啦），居然就蒙混過關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不可能承認那是我寫的。不是怕他們嚼說，也不是怕他們欣賞不來。嗯，可能還是微怕啦。但想起來似乎是有一個潛意識的指導原則：不要讓別人評價。因為你始終，會需要一個別人都無法評價涉足的空間。在那個空間裡，挫折是自己的事；恥是自己的骨；想哭的時候不是在等別人的手帕或拍拍；想笑的時候，比任何配合局面的笑都可以更震耳欲聾；邏輯斷裂或腦洞大開，都是OK的。某張專輯的結尾曲說：「玩著單人紙牌時，沒有人能看見你輸。」

其他相仿事蹟包括：在家中書房寫日記，家人進來拿什麼東西，都躡手躡腳了，我還是會停下手，不耐煩的蹣蹣蹣用筆敲桌，這麼一想，我那時候脾氣是挺爛的。但當時認為有些事比個性好更重要。

那也不是說，只要在那個無人聞問的宇宙裡就是絕對誠實。人多愛騙自己，可以騙的多曲折，我可以掛保證。不過呢，重點是，就像一個搥胸頓地在超市哭天要買零嘴的小孩，意識到沒人理會，意識到所有人追根究柢後都是過路人，漸漸也會收起眼淚。也會開始擔起處理自己慾望的義務。

法蘭茲·卡夫卡在日記裡說：自己最理想的寫作人生是關在地窖裡，沒日沒夜的寫。地窖也可以看做一個隱喻（雖然他應該是認真的），不是說風雨隔絕就能創作出好作品，但養護堡壘是重要的，原生家庭或工廠職勞的傷害仍然狠，他還有力氣寫出《給父親的信》，那是誰說他優柔寡斷都不會改變的事實。

卡夫卡有一篇極短篇〈鄰居〉，兩家毗鄰的小公司，只互著一堵極薄的牆。每次主角打電話談生意，都覺得被聽遍體，於是聲音不斷緊張顫抖。妄想對方會藉由這些資訊來對付它。是的，外流的可恨也就在於它拆毀了私土，搗爛自我復育的可能。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可以寫出一篇〈鄰居〉，甚至都不用拿出什麼浪聲顫氣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們浴室洗澡

唱的歌順著洗澡水哇啦哇啦的流出去，不唱了倒乾脆，如果實在歌魂難耐，是不是唱時還要注意這音飄不飄，這歌詞對不對，簡直麻煩透頂。浴室裡唱歌之樂的中樞，在於一種自圓其說、無縫接軌的特質。破了音，一秒鐘正正臉色唱下去；錯了歌詞，直接就切下一首；情緒一到，就和歌迷互動起來。沒有人說破我們的業餘，在腦袋快刀的剪接中，我們一天也就完美這一次。

隔音這件事，不只是隔音而已，是人性尊嚴和療癒啊。我想著，是不是應該煩一下房東呢？但上個月門鎖的事才煩過一次。這樣煩上加煩，好像不太好。

想著想著，沖水聲又像拉綵帶一條一條悶悶的繃著了。我終於下定了決心，不要再做個只會曬衣服、倒廚餘、拖地和剪髮絲的男人了。那種決心是大考完體感自己考的很糟，躺在床上不去對答案，一天，兩天，第三天突然坐起，趁著短暫的想通毅然掀開筆電對起答案。我按著漆金門把，有冥界的冰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料想背後就是冥界的真相。而我是勇敢咬牙、直面真相的最強大學生。

推開了，卻被寂靜一整團簇擁著包圍上來。奇怪，沒有水聲。經過我的一番調查，水聲是從我廁所底部一個沒關的小窗子傳進來的。趴下去看，看見了一家車行，洗車師傅手握高壓水槍嚴格的清洗著。水龍碰到車體就彈化為銀白水針，白煙氣如清涼山境。很快我就起身回去做正事了。是這樣的，隔音沒有問題，聽到的聲音是洗車，我和L在房裡的顛筋倒骨套句舊小說的話——瞞得鐵桶相似，隔壁女大學生連個水花都沒聞見。答案逐條對完，發現自己沒有考糟，自己往前所有擔心都是白擔心。所有的思考都作廢。

不過你也知道的嘛，我們大部分的被窺視、被偷聽、被外流，都只在想像裡發揚光大。有一點失落呢，但一想到我今晚終於禁娛結束，能在浴室的華麗乾冰演唱台裡大放歌喉，就也只能在這裡下台一鞠躬。真是對不起諸位，沒辦法邀請你們來聽啊。